海東樂府

坤

海東樂府卷之二　　澹村居士著

石窟誓

金庾信駕洛首露王十一世孫舒玄子也舒玄見新羅宗室諡宗之女萬明悅而私通焉後諡宗知之囚萬明別室忽雷震屋門守者驚走萬明由隙逃出遂與舒玄徃之萬弩郡生庾信兒時忽麗濟靺鞨侵凌慨然有削平之志獨入中岳石窟告天誓之有一老人来授秘訣曰慎勿妄傳言訖不見初入花郎徒號龍華香徒及爲羅將謀平百濟與金春秋同歸大唐伐之盡有其地遂出補

父夢熒惑星母夢金甲神北斗七星森在背精神浩
浩流庚辰紫芝眉宇花郎衣獨入中嶽言諄諄玉笥
拂天嵌空碧瑤黛石室光如銀篆香飛入桂花殿天
皇不語回青嚬太一仙官捧符下綠篋緗羅金字新
古稿飛雲跪拾露仙訣下傳傳其人劍斫滄頂裂山
嶽天鳥落地河龍馴盧角星芒盡眼花擊手百濟清
烟塵故人春秋獨知心賤送星軺西入秦宮獨天生
新月輪自是人多衛國臣
按留侯爲韓報仇誠感神明故黄石公秘訣以傳
之劉向爲漢書著精通神明故太乙仙人夜授秘

書庾信授訣之事似涉荒誕而精誠感處無物不透則固無怪天神之下臨也

焚妹吟

新羅金庾信姊寶姬夢登西嶽捨溺瀰滿京城朝與妹文姬說夢文姬願買其夢曰請以吾錦裙鬻之姊曰諾文姬開襟受之因語庾信後庾信與金春秋蹴鞠於家故踏春秋衣裂縫紐曰請入吾家縫之春秋從之庾信使寶姬縫之姬曰豈以小事輕近他男子所著乃使文姬姬縫之春秋知其意遂近之數數往來因有娠庾信知之乃責曰爾不

告父母兄弟而有身罪可殺乃宣言於國中欲焚其妹一日俟善德王幸南山積薪庭中焚火烟漲天王問其烟左右曰此庾信之焚妹也時春秋在前顏色大變王曰是汝所為也急往救之春秋受命往止之遂行婚禮生子法敏及春秋為王姬為王后 出遺事補

爾妹何所事爾妹何所行生來不出門胡乃子緒成繡裙罥憂知爾心庭前蹴踘搯佳期金釵穿得女媧線脉脉欲繡山就明不勞屏間孔雀射暗動維山玉第殷南山白日生紅烟國說藉藉君王驚君王驚公子

走女命爲重郎身輕解惜貽中有聖骨焚炯未消先
親迎
按寶姬守正道而不適他家之男子文姬慨私慕
而甘縫外人之裂衣雖位至中壼其非卓文君之
流乎況庾信導其親友潛通女弟此上古淫褻之
俗也今人見之將不食其餘

龜兎說

百濟義慈王與高句麗寶藏王共伐新羅以絶朝唐
之路善德王告急於唐已而百濟將允忠拔大耶
城城主伊飡品釋與其妻古陁竹竹龍石等死

之古陁娘金春秋之女也春秋倚柱而立終日不瞬不肖人物噓唏曰丈夫豈不能呑百濟以報此讐遂請王曰請乞兵高句以酬怨遂使高句高句王藏素聞其名嚴兵衛以迎之春秋請乞師以伐百濟藏曰竹嶺本吾地若還竹嶺西北十郡兵可出春秋曰臣奉君命乞師不知其他王怒囚之别舘初春秋將行至代買縣縣人豆斯智贈青布三百疋及是賄其寵臣道解道解諷之曰子聞龜兎說乎昔東海龍王之女病心欲得兎肝醫之有一龜請行遂登陸見兎曰海中有别世界清泉白石

茂林佳果寒暑不能到鷹隼不能侵爾若一到可
以樂而忘返兎請行龜負兎至龍宮遂語以醫病
之由兎曰肝不難耳但吾是神明之後能出五臟
洗以納之日者患暑出肝洗之置於巖石上與爾
急來未及收藏吾將歸取以給之龜信其言負兎
而還纔上岸兎躍入草中曰愚哉汝也睩哉汝也
豈有出肝而生者乎龜默然而歸春秋曉其意白
於王曰臣請歸國白之即還二嶺之地王享禮而
歸及出境謂送者曰國家疆理非使臣所知吾爲
圖生而許之矣遂入唐求援

使来爲乞師使来非還地旣不賦無衣胡爲館季氏
青布換作狐白裘道解一言多妙理龍宮兎肝能出
入癡龜縮頸羞欲死兎雖飾詐能逃生人生涉難能
生智君前一諾君爲喜非我負盟要盟恥出疆變辭
君莫怒龜自見欺兎何訛只爲児娘怨未釋不知歸
訴唐天子

昔孟嘗出秦豈以狐裘之賂而得之哉秦王之意
業欲送歸而狐白之賂適入也道解之諷春秋已
知高句王之心故以龜兎諷之若使高句真可因
春秋而得地則如秦因楚懷王而不送可也何必

得其諸而徑先放歸也不歸一國之王尚未得地
况脅國相而因之能得其地乎

丕寧子

百濟圍新羅桐岑茂山等城金庾信帥一萬兵禦
之苦戰氣竭庾信語丕寧子曰今日之事急矣非
子誰能激衆心乎曰敢不惟命遂赴敵將死謂其
家奴合節曰汝保少主護尸而歸子舉真隨父將
赴死合節以父言告之執鞚固止舉真曰豈有見
父死而獨生乎劍擊合節臂縱鞚突陣而死合節
曰所天崩矣吾何獨生爲亦隨之三軍望之皆感

勵勇赴大敗濟兵

丕寧子誰家子百萬軍中獨意氣霜重鼓聲撞不起一身能倡千熊士將軍有命死可以魂與児歸歸復矢奴執鞚子刎臂伏殺血流忠孝字新羅王業得人死後来繼者盤屈是

戰以激勇而勝衰惰而敗故兵不在多戰不在弱一人示怠則千人氣喪淝水之朱序大呼兵敗則秦軍四散一夫忘死則千軍氣倍昆陽之光武身先士卒則漢兵一新此兵家之常事故東坡策畧以倡勇敢爲主今丕寧子一死以勇而其子殉義

其奴殉節以致全師之覆焉古人所謂父死於忠
子死於孝者非是之謂歟

城上拜

高句泉蓋蘇文弑榮留王立寶藏王唐太宗使蔣
儼責之蘇文囚於窟室帝自將擊之以宜州刺使
鄭天璹嘗從遼征遼召問東征之策對曰遼東路
遠糧艱東人善守城恐難猝下帝不從以李世勣
爲大總管率大軍三月拔玄菟進至安市城高句
北部高延壽南部褥薩高惠眞帥靺鞨兵十五萬合
高句兵救安市陣長四十里帝有懼色將軍江夏

王道宗曰彼傾國以抗王師手壤之守必弱假臣
精兵五千直擣其根本則彼可不戰而降帝不從
自將步騎四千人挾鼓角偃旗幟登山勅諸軍聞
鼓角齊出奮擊麗軍大潰死者二萬餘人延壽惠
真降遂名所幸山曰駐蹕帝之克白巖也謂李世
勣曰吾聞安市城險而兵精城主賢勇蘇文之亂
守城不服建安兵弱而粮少城守不堅出其不意
而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則安市在吾
掌中對曰今踰安市而攻建安麗人若絕吾糧道為
之奈何帝曰以公為將安得不用公言遂攻安市

延壽等曰烏骨城可易拔若破之則其餘小城必
望風而潰可鼓行入平壤矣帝欲從之長孫無忌
曰天子親征不可棄危徼幸遂急攻安市城中國
守相距四十日帝聞城中有雞豚聲乃曰此必饗
士今夜襲營也遂嚴兵預備城中夜知有守遂退
道宗督衆築土山於城東南城中亦增高其城以
拒之日六七合衝車礮石壞其樓堞城中以木柵
塞其缺處晝夜不息凡六旬又作造山以壓城城
崩麗軍從缺處出戰奪據其山帝以遼左早寒草
枯水凍士馬難久留勅班師耀兵城下而歸城主

登城拜辭曰賊在守土義難迎降天子有歸敵不
　茶行臣禮帝嘉其固守賜縑百疋
白巖山外陣如月遼東老將搴螳臂將軍義不事泉
蓋將軍亦豈賣土地世勳長孫何憎我建安烏骨甘
為棄音竄蛙生民不叛即墨鐵籠誰能毀八彩玄花
落白羽臣罪有死臣不避遼山草白霜侵裀帝夢急
醒田龍戀此地豈有降將軍城頭一拜臣職遂百匹
緗縑不足貴貴是唐皇能獎義
　昔鄢陵之戰郤至見楚子免胄趨風鞌丘之戰韓
厥見齊君奉觴加璧君子以為知禮庾公之斯不

射子濯孺而扣輪則孟子以爲知義夫戰守有責則責可不不修也職貢既修則分不可不顧也故鄭伯敗天王于溫而朝使人勞鎬令安市將之處義內不屈於蘇文外不屈於唐皇屹然强立有如聊少無所難及其天子之歸拜以送之可謂知禮勇俱備矣

楸南怨

初高句國有水游流平原王使卜者楸南占之奏曰大王王后遊行陰陽之道其兆如此王妃大怒謂是妖狐之語告於王中以他事乃以一鼠藏於

盒中問是何物楸南曰此必鼠也其數有八乃以
失言斬之楸南當刑曰吾死之後必有大將滅爾
國矣後剖鼠腹視之果有七子其夜高王夢楸南
入于新羅女萬明之懷覺而告之羣臣皆懼已而
萬明生金庾信王使紉容白石逃入新羅結遊郎
徒郎徒中庾信為首方以麗濟日夜為謀白石知
其謀乃告之曰僕請與公潜行先探於彼何如庾
信喜與之行乘夜憩於峴上有二女悅憁隨郎而
行至於骨化川又有一女隨行庾信與三娘行語
良久各以美菓啖之遂約以中林庾信謝白石偕

入中林更陳情實三娘乃現神形曰我等奈林穴禮骨化三城之神令敵國刺客誘郎而去去必亡矣言訖而隱庾信聞而驚什夜宿骨化館謂白石曰令入他國忘其要文而來請與爾還家取來遂與歸家栲縛白石得其情而殺之

儂占不占身只占陰陽變牝鷄司晨既得知乳鼠七子何難辨冊門寃血石花斑怨魄亘天天爲霞瑣樓曉夢皆精神托胎幻骨誰家人白石粼粼夕殺氣三娘繡袂生陽春我生既非高家民高王焉得害後身遊魂托在松花房長護英雄渡漢津

前後身之說多載古文而況楸南精神逈異他李三娘現身亦非異事近来耳目所聞見亦多有之

颶風鳶

新羅善德時大臣毗曇等憤女主用事起兵於明活城聲言將廢王師營於月城攻守十日有大星落於月城毗曇謂士卒曰吾聞落星之下必有流血此女主敗亡之兆士卒歡呼聲震天地女主恐之金庾信曰吉凶無常惟人所召紂以赤雀亡魯以獲麟衰殷以雉雊興鄭以龍鬪昌德勝於妖灾異可消也又造草偶人抱火載於風鳶而颺之

若上天然翼日傳言於路曰昨夜落星還上天又
刑白馬祭於落星之地祝曰天道陽剛而陰柔人
道君尊而臣卑惟天善善惡惡無作神羞於是督
諸軍奮擊斬之
玉門宮晨野鷄鳴東南叛氣明活城半月陣前白榆
落西營戰士讙呼聲龍華老子進奇計赤雀火烏鑑
分明火鳶乘風作造化三軍指點明星生明星復生
賊氣死天應下燭將軍誠禁壇白馬賽星回天亦有
意陰雲晴女主非賢臣有賢射聲蜂目事何成
昔田單以烏作神師卒成盡牛之功陳涉假作魚

籙之祥因竊扶蘇之號蓋戎事以奇而勝使人銜亂方可成功庾信此舉亦襲其謀者

換死骨

新羅伊飡品釋夫妻俱死於大野之戰（大野即大耶城）金庾信為押梁州軍主將伐百濟飲酒喜樂久不戰人皆謗之庾信知民可用乃間練精兵襲大梁城百濟拒之佯北不勝誘至玉門谷百濟輕之悉衆大來伏發擊其前後大敗之獲百濟將軍八人遂告于濟曰我軍主品釋之骨埋於爾國獄中送此夫婦之骨易此八俘而去可乎百濟許之遂櫝品

釋古陁之骨而送之時金春秋爲其女古陁請兵
于唐以討百濟及歸古陁之骨已返春秋歎曰微
庾信豈得見賢女之骨乎噓唏三聲而拜
死骨元非貴貴是夫忠臣妻烈女大野城頭招斷魂
魂不歸兮山川阻有舅灑血同此仇大梁白水流如
許墓前生擒八壯士生將軍買死人骨襄老尸換生
知罃知罃有父心如鉄老爺謾作中原行死魂應告
歸家日父未報仇舅已報長春有神同欣悅
昔邲之戰楚也知罃被獲於楚知莊子曰不獲人
子焉得吾子遂射連尹襄老載其尸而還以易知

莚世稱莊子之勇古陁之亡春秋之所必返而不
能奮一戰於大梁城以擭一濟俘而庾信乃能之
可謂羸春秋一等

温君觧

新羅真德女主八年金春秋率子文汪入唐請兵
唐高宗勅將軍蘇定方帥師二十萬攻百濟於是
內出珍服賜春秋春秋頓留文汪以備宿衛還至
海上遇高句邏卒計無以免從者温君解着高冠
大衣坐於舡上邏卒以為春秋殺之春秋乘小舡
得免女主嘉其義贈其爵大阿飡

鷄林老鳥翺翔飛去去長安別離歸大海帆檣浩微
微云誰之子知陰機西濤枉疑謀遏截非是百濟潛
指揮不知西门遞漢鞿東门黄屋焚焰煇船頭大冠
故生輝白龍歸時變魚衣君身雖死死不鐵掣作長
虹亘雲霏

烈士之代人受死者甚多而載之書史者亦少衛
壽之竊鄭先赴紀信之黄屋誑楚尚矣無論以我
東言之申崇謙戰甄萱於完山也勢急着麗太祖
衣冠赴戰死太祖得以免後錄開國元功我

英廟戊申之亂賊兵入上黨山城搜出兵使李鳳祥其裨將洪霖曰兵使即我也遂大罵不絶賊執而殺之倉卒之間出謀立節千古烈士同一心事

織錦頌

羅眞德女王自製太平頌織錦爲紋以獻唐帝其文曰大唐開洪業巍巍皇猷昌四時和玉燭七曜巡萬方帝褒賞之

纖纖女媧手盡日垂簾織儂織織不常一日三十尺扶桑蚕絲天女梭日月光彩銀漢紋上言天王勳下言臣職勤寄與官家使譬之野人芹何能得及君王后手碎玉環鸞綦君

昔竇滔妻蘇若蘭織錦爲畵以獻隋帝放歸其夫女紅之妙至今藉甚我東本無織錦而女主能之抑其自得之妙歟作媚語以要大國不亦勞乎此時唐之武后用事其褒賞之意可謂同聲相應

任子奴

新羅夫山縣令祖未坤被虜於百濟爲佐平今相國名任子家奴任子信之後逃歸金庾信與之語知其可用私送任子曰兩國存亡不可知若子國亡則子依於我我國亡則我依於子子其畵之任子默然未坤惶懼而退數月任子召未坤曰若之前言

已熟思之可歸告庚信遂来說百濟陰事於是並
呑之謀日甚
夫山令任子奴去任子来庚信庚信任子去来間百
濟新羅兩心賢二國存亡亂主張鞠藭之呼欠忠蓋
却恨扶蘇有伯嚭徒能賣國惰忠信
人國之亡必有懷二心者左右慫恿以爲兎窟之
計此曹無傷之見斬也夫差之伯嚭楚懷之靳尚
齊王之葯秦項羽之丁公皆其國之蠹鼠耳明之
求寧遠伯李成樑與老土赤有主客之情授女以
送之戊午深河之戰李如栢預通五踣之信使之

金軍覆沒戊辰老士赤傷駑之死也行賂毛文龍之客使東林諸子必殺袁崇煥此皆明之内蠱之致耳我 朝壬辰之恢複以其諸君子合心衛國無一内傷也已

長春神

新羅金春秋伐真德而立是爲太宗王請兵于唐以伐百濟久而無報心懷不平忽有人立於王前若有告曰臣長春罷郎也昨到大唐認得皇帝命大將蘇定方領兵以明年五月來伐百濟以亡言畢而滅王驚異之厚賞二人子孫立莊義寺以資

冥福盖二人曾死於百濟黃山之戰者也
怳惚靈飈起半空花燈滅沒嘎嚶中皂鶻羽箙牛角
兮自道黃山之鬼雄伊昔黃山戰塵濛伏弢流血將
軍風魂兮上訴天皇宮天皇許我驅熊羆半月王氣
何時終江樹鳴蜩聲在東自是精神浩不窮有仇不
報如日紅年山亭子薦福崇佛功果能酬陰功
鬼固有先期而告者晉申生之見狐突而告以獘
於韓麗穆宗之見康兆而叱以天殺汝此皆冤魂
毅魄死於非命結而不散亘天地而游衍故其現
身發語若符斯驗況忠臣義士其正氣剛大足以

塞天地而並日月則豈曰死乎謂之生人可也

月輪行

百濟義慈王荒淫多虐有衆狐入王宮而哭槐樹有聲如人哭王都井水赤如血泗沘水亦赤蝦蟆數萬集於樹上市人驚走或有僵仆死者無數有犬如野鹿至泗沘河岸向王宮而哭又有鬼踏宮庭大呼百濟亡者三即入地中王使人掘地得一龜背有文曰百濟同月輪新羅如月新王問于巫巫解曰同月輪者滿也滿則虧如月新者未滿未滿則盛也王殺之新羅太宗王聞其恠變遣金仁

问入唐請兵

狐號月不足愁井流血不足悲孚鄉獨晃呼庭百濟亡亡何時蒼茫赤甲記蝌蚪滿月新月昏明隨自是天心警王德月輪雖盈盈不虧空令枉死新田巫巫雖殺不救亡黃皓飾辭何能昌晋侯殺巫難消殃試看東隣而結唐也是新月自生光

月輪有虧而還盈人國一亡而無興此反不如月輪也使義慈惕然警悟內省修德則災可爲祥而及巫移罪於巫而枉殺之何能得楚昭宋景之中興哉

飛烏曲

新羅將金庾信約唐將蘇定方伐百濟百濟佐平成忠諫王荒淫因獄中將死謂曰若使異國兵陸行過炭峴水行入白江則必亡矣問大臣興首對亦如之王以罪人之言不可信乃不禦之唐兵進入白江口忽有烏回翔於營上卜者曰必傷元帥定方懼欲引兵而止庾信曰妖不勝德今天時人事已有定矣柰何以飛烏之怪違天時乎乃拔神劒擬其烏落於兵前乃出水涯與定方乘山而陣

白馬江寒戰艦迷飛烏格格繞營啼周天火烏稱不

祥西營大將氣欲低七星劒鼓蛟龍鞘金甲將軍猛
虎哮日下指烏烏自落精誠自與神靈交可憐百濟
兩佐平死魂猶泣扶蘇郊

昔魯哀公問禍福災祥而夫子答以在人不在天
盖商辛之世城隅之雀忽生大鳥占者以為瑞而
紂恃雀而亡太戊之時野桑七日拱于朝占者以
為野木生朝亡國之徵太戊修德而興故天災地
妖所以儆人主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也災妖
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夫新羅之政別無訾謷
庚信之忠足以傚事則烏豈得為妖乎昔魯陽揮

戈而却日昌黎祝雲而雲開庾信指烏之意示唐將以神變使之信心同力抑田单神師之遺謀歟

士致命

羅大將金庾信與副將品日進軍黃山原百濟將軍階伯據險設營庾信四戰不利將軍欽純謂子盤屈曰爲臣莫如忠爲子莫如孝見危致命是謂忠孝盤屈入陣力戰死品日呼其子官昌曰今日之役汝能爲三軍標的乎官昌以甲馬单槍徑赴敵被擒階伯愛其少且勇不忍加害歎曰新羅不可敵也幼少如此况壯大乎乃縱之官昌歸告其

父曰吾誓斬將刈旗以還言訖掬飮井水更向賊
力戰階伯擒斬之繫首馬鞍以送之品日執其首
流血濕袂曰吾兒面目如生死王事足矣三軍見
之慷慨鼓操進擊大破之遂斬階伯滅百濟
父兮謂子死子兮惟父命惟忠惟孝死而已今日之
戰爾爲政欽將軍品將軍不恤私情敎子正嗚呼東
營士有百官昌一階伯安能
昔魯哀公之戰郞也童汪錡赴戰而死夫子勿殤
之越句踐之戰兵也父勉其子兄勉其弟誓以必
死於越再興夫爲人父者勉子以避死乃其常情

而新羅人人反常情而有死長之心如此而豈有不滅賊者乎階伯忠勇亦罕其比而一階伯何能當百庾信乎如使百濟風俗人人是階伯則兩國存亡未可知也

天唱空

唐高宗爲太子時有天唱於空中曰三十三天之一人降於新羅爲金庾信有佐命大功因書而封之及新羅王春秋薨廟號太宗唐書遣使告曰先皇得賢臣一統天下故爲太宗汝先王亦號太 爲不可文武王(名法敏) 上表曰小國得聖臣金庾信一

統三國故封為太宗帝出所藏書檢視之驚異而
上出補遺
深溪紫闥裡若有空中唱云是三十三天一人降降
在新羅王業創青宮怳惚診曉夢綠筵函書留寶藏
豈知小國有聖臣受天之命得天相門前鬼卒近月
歸咱薄秋山鼓吹叅賢邪進退死不忘興武大猶存
嘉獎
按金庾信以文武王二十年卒年七十九王以軍
樂鼓吹葬之立碑紀功初人見鬼兵數十人自年
郎門歸泣而去嗟而傳之庾信曰此是陰兵護我

者見我福盡而去吾其死矣疾甚王親問之對曰
願親君子遠小人後追封爲興武王

霜岑歎

百濟旣亡武王從子福信與浮屠道琛據周留城
迎王子扶餘豐立之西北部皆應遂圍劉仁願於
熊津城唐使劉仁軌便道發新羅兵以救之仁軌
喜曰天將富貴此翁矣請唐曆而行曰此行當掃
平東國頒大唐正朔矣福信立兩柵於熊津江口
以拒之唐羅兩將挾擊濟兵濟兵阻水橋狹戰死
者萬餘福信乃釋熊津之圍退保任存城羅兵以

粮盡而歸於是道琛自稱領車將軍福信自稱霜
岑將軍兵勢益張邀擊羅兵於葛嶺大敗之新羅
不敢復出已而福信謀殺道琛並其衆仁軌遂與
仁願合軍休息三月大破福信於熊津拔大山沙
井等栅而已扶餘豊殺福信拒唐劉仁願水陸並
進克周留城扶餘豊脫身獨走不知所終

周留城殺雲迷熊津城月暈圍两將同心鉄作陣唐
羅二軍支離歸葛嶺秋風勝鼓飛戮力同守未必恢
如何此心變中途强寇未平自相圖吾殺人人殺吾
窟室何心詐病卧阿豊已鑑前領車請看白江红波

動脫身王子中林逋
夫君子以義同事故其心固小人以利同謀故其心弱范蠡文種同心霸越仗其義也程嬰杵臼一心存趙亦以義也皇叔關張義結兄弟而誓約同死亦此義也我 朝壬辰倭亂重峯先生與休靜大師同約起兵而同日殉義於錦山之下盡其心出於公故其義長小人則不然睫忽之頃翻向各殊彼我之間形色已露故張耳陳餘終爲寃家董卓呂布畢竟屠戮此無他公私之別也如使扶餘遺種出於公心眞以社稷爲重則有何相害之意

哉只其私欲蔽之獨利之心先生故霜岑殺領車
高豐殺霜岑而新羅自爲挾彈之公子噫夫

寄生歌

遺史云百濟餘衆降叛無常唐高宗患之以義慈
王子扶餘隆爲熊津都督使之歸國與新羅交平
詔劉仁軌刑白馬爲盟辭作金書鐵契藏新羅廟
中隆畏新羅復歸唐儀鳳中復以帶方郡王遣歸
安輯餘燼隆畏新羅終不敢入寄高句麗十餘年
而死

白馬江邊杜宇啼熊津古木思春色中原夫人歌纖

月一盤鷄血平東國吾土雖信美有仇歸不得螳臂
豈得車轍捍病鳥秖驚虛弓射南州又老歌陌花滿
目江山只夢歸千乘家國歸何處衰草咸陽泣市衣
箕城不堪居浿水流支離齊郊松柏但秋聲落花巖
水年年悲

少康因舊臣靡而興夏昭王因郭隗而復燕皆出
萬死一生之計也扶餘隆旣得唐帝之助則歸國
養兵收合餘燼庶乎有成而拗於新羅之襲殺不
得安席乃爲高句之寓公此何異拗虎守而不入
吾家乎眞亡國之兒耳

召男生

初高句莫離支名丞相泉蓋蘇文弑建武王唐太宗問罪不克而還寶藏王二十五年蘇文死長子男生代為莫離支秉國政出巡諸城使其弟男建男産留知國事或告二弟曰男生將害之又告男生曰二弟將拒之男生遣人伺之為二弟所獲乃詐于王曰男生將叛王召男生男生脫身奔唐男建代為莫離支發兵討國內城男生遂為唐前導滅

高句

莫離支為禍根骨肉自相呑男生謀國不謀身當時

枉巡諸城门宫中二哥潜附耳困鳥飛飛入中原豈
忍提兵渡鴨綠蘊又有䰟應嗔責
崔杼慶封之亂專由讒间之譸張而卒滅其家蓋
小人主於利故邪心易生骨肉之间自生疑阻以
至於親外國而僣兄弟傳所謂所厚者薄所薄者
厚者男生之謂乎

劒牟岑

高句既亡大兄劒牟岑欲圖興復收合殘民見故
宗室安勝迎致漢城立為君遣使請附新羅王處
之西鄙唐遣將軍高侃發兵討之安勝殺劒牟岑

來奔新羅羅王丹爲高句王妻以外妹（羅文武王時）劒牟岑眞義士國亡不亡惟死以安勝君何許人不讎其讎讎義臣兩鄰何似爾句東藏王殺丹還爲登歸來愧對新羅婦棄盡山川作贅賓

陰符經曰害生於恩若使少康畏羿而殺臣靡浞童畏藏而殺田單則何以就中興之功乎安勝不讎滅國之新羅而甘讎立己之劒牟岑此所謂自毀其家也禽獸尚知愛其己者眞禽獸之不若也

貽書歎

百濟平後新羅定加林等城殘其田禾唐怒擊之羅

兵迎戰於石城斬五千餘級唐總管薛仁貴遣麗
僧琳潤貽書曰惟君昔爲忠臣今乃逆首去由也
之片言失侯生之一諾違乖天命迫棄父言暴侮
天時侵欺鄰好乘户徵兵連年擧斧持彈而往瞻
於枯井之危捕蟬以前不知黃雀之難輕聽縱橫
之說自迎鬼瞰之責內懷異圖外招强陣高麗安
勝受以容之自懷去就之疑不堪襟帶之重仁貴
樓船奮翼風帆連旗思其舊日未忍加兵惟願王
歸以流謙之義存於順迪之心王報書歷陳忠勤
明其不叛

將軍氣桓桓始林秋塵殘扶蘇鹿角既失掎月城齊
盟將欲寒加林取禾不足問石城刈旗何須怨黃龍
古語已現神只恃天兵不得渡
於是乎唐陷於新羅之計矣新羅之計專出於西
叅遠交近攻之策詐託唐家效其忠勤之誠而其
實則畜百濟之意也不然則百濟既亡之後何以
不從唐而反與相戰乎蓋唐之於麗濟實無所關
而只為新羅之鷹犬浪費軍力可咍

遯野怨

新羅既失和於唐唐將高侃攻平壤羅軍大敗太

監阿訥含年七十橫戟突陣而死是役也金庾信
子元述爲裨將欲赴陣死其傔淡凌鞚馬止之遂
還庾信曰元述不惟辱王命亦負家訓可斬也王
曰元述裨將不可獨施重刑乃赦之元述慙懼不
敢見遯於田野及庾信卒元述來見母母曰婦人
有三從之義爾既不得於父吾焉得爲母終不
見元述慟哭曰爲淡凌所誤以至此遂入太白山
結茅屋以居後唐兵來攻買蘇川元述欲雪前恥
力戰有功以不容於父母終身不仕
平壤城中鼓聲起七十老將伏弢死躍馬突陣彼誰

子縈韁甘爲淡凌上歸見君王不見父不見父尚可
毋不見太白山中白茅屋歸夢尚阻爺孃面買蘇川
邉百戰苦百戰苦亦何補
合節執鞭而舉真勵合節而赴死淡凌執鞭而元
述聽淡凌而畐生蓋庾信生而丕寧死其勢異也
庾信在其身則不死而責其子之死不亦過乎父
不見甚矣而毋不見尤不甚乎

罰復行

唐以新羅背約吞百濟故地納高句叛衆遂罰王
爵遣劉仁軌李德行發兵來討以王弟仁問質於

唐者立為王策鷄林大都督討之大破羅兵於七重城三戰皆克羅王遣使謝罪乃赦復王爵仁問還歸唐而終

兩唇亡一齒寒昔與唐和今相殘今相殘亦可嘆一削一復為臣難遺恨送弟入長安有䰟不得歸鄉山

羅麗濟三國均是一小國而唐之威武及於麗濟而獨不及於新羅者何也盖麗濟則有內外賊也攻者新羅則有內賊則無外賊有外賊則無內賊新羅之於麗濟內賊也地近而易畵疆界生而易鬪加以唐兵之外攻則蔑不濟矣至於新羅則在麗

濟之時唐兵豈有越麗濟而來攻也麗濟既亡之
後唐但受其害而羅獨受其利矣又有鳥嶺之險
洛江之塹則唐之難攻加麗濟一層矣故唐之更
立扶蘊隆者覺其見欺於新羅欲令新羅之勢也
及其百濟之遺民不應畏弱之扶餘隆難定則無
寧姑示覊縻之色以施復爵之恩

天王寺

新羅文武王時唐兵既平百濟欲襲新羅羅預兵
禦之唐時高宗遂下金仁問獄責以漏謀義相之罪
新羅僧義相亦道入唐將遂還金仁問潜告曰唐將滅高句因吞新羅必治預備歸告王將興

師王问策於角干金天尊天尊曰有明朗法師入龍宮得秘法而來請召之朗師曰狼山南有神遊林若刱四天王寺於其中設禳道場則好矣乃從其言以彩帛餙五方神像以禳之其後貞州在豐德下流入海處人來言唐戰船皆沒於水明年唐更以趙憲為將將五萬兵來攻朗師又行其法船沒如前帝问仁问曰爾國行何秘法使我大軍再見沒溺乎仁问曰新羅天王寺祝皇帝聖壽帝悅之送仁问還國仁问死於路出補遺

鷄林老釋江南回隱雨東天撤彼桑水晶宮中傳玉

鉢淵南道場飛醮香神遊林影蒼茫天王寺裡祈天
王唐兵再化東溟魚龍乎神乎亂王張貞州傳說頗
荒唐句豈獨東方顯有神佛力未救臺城梁大王石
上灰空揚

元世祖大定後遣范文虎征日本全師覆沒於五
龍山盖登萊以東白海以北海礁水悉須刻覆船
之地且兵氣生寒風勢不時則其到彼岸宲萬之
一耳若是佛家之造化則我 國已未後水路朝
明之時濟没相継此亦有關於佛神歟傳說之要
謂庶可知矣

端午行

新羅文武王使庶弟車得為上相潛行國中遍觀疾苦緇衣琵琶若居士形至武珍州(今光州)州吏安吉邀致其家厚待之喚妻妾三人曰今夜侍客而宿者吾與偕老且賞之二妻辭曰寧被逐豈與客人宿乎一妾曰君若相愛則承命矣遂薦枕詰朝居士告別曰吾家在皇龍二寺之間吾名端午後必尋之吉許諾後入京問之人莫知之有一老翁思之良久曰皇龍兩寺間必是王居也端午乃車之俗言此必車得相公也遂使宮人告之車得推乃

手以迎入宮具宴賜繞木田（見補遺）

鹿布衣小琵琶相耶卿耶居士耶不解訪民隱先鮮探人花皇龍兩寺語槖徵端午之説尤無稽莫笑蘇五奴鎚子醉繞木豊田價不低

按武珍屬於新羅則長城以下數十州之為羅境可知也新羅宰相皆若車得則何以為國乎

后稷聲（當在第一卷美人歸下）

真平時有直臣金后稷智證王之曾孫也為兵部令王好田獵后稷諫而止後病且死謂其子曰吾死必瘞獵路之傍他日王出畋塚中有聲若曰王

勿去者三王顧問之從者曰此后稷墓也王遂潸然流涕不復獵

昔王遊獵途有人當馬呼今王遊獵路有墓當馬首墓中何所言王勿去三聲訴回頭問左右云是后稷墓生前諫獵死諫獵青山不埋忠臣心王聞不聞應自知羞對荒墳荒是禽翠被復陶無聊田玉涕暗湿山龍襟英靈古有雲孫聖三呼三應聲聲吞何代無忠忠有魂

忠臣之心生死如一故明成祖靖難之後執鉄鉉向帝立鉉背立不動烹而面之屍亦背立此其心

不死也昔公孫聖諫夫差而死死而言曰君如有急而呼我必應之及夫差敗困而吃稻上餘杭山使人呼之一一應之蓋天地不泯者正氣而正氣在時忠臣之魂隨以遊衍則無恠其神之顯靈也

萬波笛

新羅神文王（政明文武王長子）二年海官波珍飡朴夙清奏曰東海中有小山浮來向感恩寺隨波往來王異之命日官金春質占之曰聖考今爲海龍鎭護三韓又金庾信乃三十三天之一子精靈升天垂降二神欲出守國之寶陛下若行幸海邊必得無

價大寶王喜以其月七日駕幸利見臺望其山遣
使審之山勢如龜頭上有一竿竹晝為二夜合為
一山亦晝夜開合如竹使還奏之王御感恩寺親
賞之有龍化為鶵奉黑玉帶獻之遂賜座問曰此
山與竹或判或合其理何如龍曰譬如一手拍之
無聲二手拍之有聲竹之為物合然後有聲此聖
王以聲治世之祥也今聖考為海中大龍庾信復
為天神二神同心出此大寶令我獻之若作笛吹
之天下和平王喜以五色錦賚之使人斫竹出海
則山與龍 不見侍臣徐察曰此玉帶諸窠皆真

龍也王曰何以知之太子理恭曰第摘一窠沉水

試之乃摘左

號龍淵駕回遂以其竹作笛藏於月城天尊庫吹
此笛則無水旱疾病戰伐之事風定波平號萬波
息笛

山晝開竹晝開山夜合竹夜合山去山來龍翁知三
十三天瑞應集七月七日利見臺鑾車到處祥雲襲
護國大龍將玉帶此帶與竹傳千仞龍淵南畔月城
高一丈長笛和風雷千波息萬波息國無病民其恊
玉帶諸窠豈盡龍天尊庫中無緣業

新羅故事多是蒼茫之蹟而至於玉帶則羅亡敬順王獻于麗太祖未知此帶否也盖補遺所言或多謊謎而取之不捨者特以世所罕傳要爲記古之廣覽耳

花王諷

神文王時有臣薛聡傳學解經義王嘗燕居謂聡曰今宿雨初歇薰風微凉子其以譚論我聡曰臣聞花王之初來也百花獻媚中有一美人名曰薔薇朱顏玉齒鮮粧靚服綽約而來曰妾聞王之令德願薦枕於香帷王許之有一老翁名曰白頭翁諫

曰僕在京城之中左右供給亦自足矣羨用此美人乎謗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凡為君者莫不親近老成而興昵比艷色而亡夏姬亡陳西施滅呉孟子不遇於齊梁即潛皓首於西漢王請鑑之於是王愀然曰子其諷我乎吾請書紳為戒遂擢聡為翰林

薛學士真學士引君道言有理清風起宿雨歇月樓上瑶席通王嘻嘻笑不絶花爛爛春盈視薔薇娥献妖態白頭翁陳誠意西施夏姬必亡國皓首郎潛還可惜月城宮中金屛書一言能為萬歳則

孔子以諷諫為上而哀公之問孝衛公之問陣亦未聞獻諷或者戒其浮薄而不取歟宋玉蘭臺之陳風伍舉楚丘之諷鳥皆是善諷而後史歸之滑稽落下右尹子革一層看此不知大聖微意薛弘儒花王之語外似俗談而中蘊真誠不磷不激使君父憣然囬悟其得孔子微意

刪

水路歌

新羅聖德王時江陵太守金純貞與夫人乘船遊海上石嶂千丈有躑躅花盛開夫人謂從者曰此人跡所難到誰能獻此花有老翁牽牛於絕壁上

折花贈之遂作折花歌以贈之至臨海亭海龍忽
攬夫人入海太守蒼黃無計又有一老人曰吾聞
衆口奪造化若使一境人以杖打岸作歌唱之顧
出夫人則可以見矣從其言夫人果出水還歷歷
言水宮異事其衣佩亦襲異香夫人生有異術姿
容絕代每過深山大澤屢爲神物所掠衆人唱邀
娘歌則每還云

青山石杈枒上有躑躅花折花邀娘來娘在龍王家
龍王七寶香藕綬紅雲車紅雲結娘髻天齊絡娘裾
齊聲入貝闕貝闕鸞龍眠委蛇送出水別愁凝青烟

青烟十萬家家諠娘還娘言水宮好不顧遊滇山滇山白雲裡有郎欣相握低頭問郎愁郎指青山石傚淵明西湖曲代邀娘舊歌继作咲太守不知運教化於黃堂之上而甘與同車遊樂海山之間圜之內不能覩王而何以傚新民之功乎然能攬鬼捺之說太涉誕讕付之齊東野說亦可

栢樹行

新羅孝成王爲太子時與伊飡信忠圍碁栢樹下謂曰他日我不忘汝汝亦不改貞操而有負者有如此栢王即位錄諸功而獨遺信忠信忠作歌帖

於栢樹樹忽枯王惟之使人察之得歌而驚曰癸

乎忘角弓矣遂召為中侍栢乃穠

庭有栢栢齊人栢之春人與春栢之下與子綦栢之

上君為真龍飛天象魚躍蛇在野獨吟呻乎有歌栢

自枯王有言栢有神太原慱進一朝償介山烟花春

復新春来枝枝沐恩雨碩果理在回陽辰信知物物

皆枯栢君不見獄门雷鳴出巨仁

易碩果不食陽不滅之理也故復之彖曰復其見

天地之心乎如寇萊公之祠枯竹生笋宋七帝之

陵石澗復流皆消息之理也今枯栢之復生亦一

理也古人言貧賤之交不可忘蓋忘其舊者其心驕也驕則不久世之暴富貴者只惡其舊交之知其深淺而不推不濟之乃反修郄焉惡足以人道論哉

永宗怨

新羅波珍飡金永宗女入後宮孝成王絶愛之惠明王妃妬之使人殺之投于江永宗緋細江岸十日號哭遂謀作亂伏誅時有緋衣女出隸橋謗朝政忽過公門不見

西宮錦衾夢酣楚弱鸎翻為嬌鴨妬香魂沍鎖鴟夷

皮白頭老爺寃血吐江干靜緣淚花紅十日呼天天不雨緋衣鬼娘知我心夜過宮門潛有訴信知人間忌生害惡心先生先自誤

嗟乎永宗不學趙仁規之超然歛迹而汲汲於報仇甘自歸於亂逆之科也死固可寃而義不可不顧此泰山鴻毛輕重之分耳雖或得志亦不過赤狄爲隗后祀天王之類而已

浙江行

新羅景德王十三年唐明皇在蜀王遣使奔問泛海入江浙江至成都水陸三萬里期年而至獻歲

幣帝親書十韻詩以賜之其詩曰四維分景緯萬象含中樞玉帛遍天下梯航歸上都循懷阻青陸歲月勤黃圖漫漫靠地際蒼蒼連海隅興言名義國豈謂山河殊使去傳風教人來襲典謨衣冠知奉禮忠信識尊儒誠矣天其鑒賢哉德不孤攄旑同作牧孚貺比生芻益重青青志風霜恒不渝又手札以慰之王謝之

盧龍古塞烽炬起青騾劒閣愁天子天子蒙塵禮奔問雪山扶桑三萬里大海風濤履若平精誠上徹紅雲裡紅雲裡有帝座崇十韻琳琅親押頭除是東方尚忠信板蕩中間識高義

我東素稱禮義之邦而其忠信節義不負人於國阸之際自古而然矣故梁武帝臺城之變濟使哭

门唐玄宗玉星之幸羅幣登庭此天下之所無也
宜乎見稱於萬乙之首而世級愈降人心漸變詐譎
為事少見忠信意思此必有政法所由處而無人
辨破噫

望德塔

初新羅(真平王時)為唐立望德寺寺有兩塔高十三層
以修葺及景德王十三年忽震動開合欲傾者數
日是歲唐有祿山之亂人謂其應
王心望帝德帝德高可仰寺樓設十層萬里遙可望
登樓尚嫌低設塔高千丈影親天王寺朝暮神來逢

中宵霹靂動石崩天柱盪云誰遠莫應知是羯鼓響他時更有望恩樓望恩朝朝樓上上

新羅之事唐非女貢則佛功也爲有古道而事大國大國其必親之乎非但自誤並大國而誤之也後世其不笑乎

刪旋風墓

新羅惠恭王時忽有旋風從金庾信墓起中有一人乘駿馬甲衣兕械如將軍儀狀四十餘卒又隨從之入於竹現陵(味鄒王陵)俄而陵中似有震動哭泣告訴之聲人聞其言則曰臣生時有救時匡合之

元周元家在京城北十里會大雨閼川漲不得渡
議者曰人君大位有関天命今日暴雨天其無意
周元乎乃立上大等金敬信為王周元避居溟州
初敬信為角干時夢脫幞頭着素笠把十二絃琴
入於天官寺井中覺而占之占者曰脫幞頭失職
之兆把琴者着枷之兆也入井者入獄之兆也敬信
信聞而患之杜门不出阿飡餘山曰此乃大吉之
夢公若登大位而不忘我則我必解之敬信許之
餘山曰脫幞頭者人無居上也着素笠者冕旒之
兆也把琴者十二世傳國之兆也入天官者入宮

禁之瑞也敬信曰周元在上吾何居焉餘山曰請
密祀北川閔川神神必助矣從之及是即位餘山已
逝矣召其子孫爵之

雨茫茫爲誰雨水浩浩不可渡不可渡誰主張龍寶
有意龍潛護前年已祭閔川龍今日始知精神通宮
中快足誰家走濟王倚门心忡忡角于堂中羅晨夢
手奏瑤琴占南風帳中謀士潛附耳爲鬼爲龍斥言
中滇州芳草愁公子怨魂應訟餘山氏

元聖之立頗似秦二世之襲位而二世元年而即
亡元聖不亡者何也無精克也二世孃其扶蘇之

逼已必殺乃已元聖視天位以天命知天命之不與周元則置之相忘之域故元無相害之心無相害則好生經曰好生之心洽于民心推是心足以王矣

彈子玉

新羅元聖王以子玉爲楊根守毛肖彈之曰子玉非科目出身不可任據此可知其郡邑之任不歸於任子也昔范文正公以黜任子淂謗讟訖終不淂入相勢所而然歎如之何

龜珠詞

彈子玉　當在龜誅說之上

新羅元聖王以子玉爲楊根守毛肖彈之曰子玉非科甲出身不可任分憂之責侍中獻議曰雖非文籍出身曾入唐爲學士不可用乎王乃從之

彼一楊根守王不私用手鐵冠毛先生據例欲防後邑小尚有民社責寧以白徒填差否唐家貢士當科甲侍中獻議誠亦苟

古時用人誠嚴且慎矣楊根區區一小邑而據以非科目出身不可任據此可知其郡邑之任不歸於任子也昔范文正公以黜任子得謗讟訖終不得入一相勢成而然歟如之何

久汝何郭吾毅曰鼈吐一小珠如賜遺状汐須請

新羅元聖王十一年唐使留一朔而還其夜有二美人進於王前曰妾乃東池西池二龍之妻也二龍與芬皇井龍皆護國長久而今唐使乃呪符道士也呪此三龍化為小魚貯筒而歸願陛下追索之王乃急追至河陽館謂唐使曰汝何為取我三龍而去若不還之將加極刑於是出三魚還之王放于三池魚喜躍而逝時皇龍寺沙彌妙正為王說經五旬每洗鉢於金光井井中有一黿浮沉沙彌每以殘食戲與之黿罷沙彌謂黿曰吾德汝日久汝何報吾數日黿吐一小珠如贈遺狀沙彌得

其珠繫於帶自後王見沙彌愛重及送使入唐也
沙彌隨爲唐帝見而亦寵愛之誇美于朝有一相
士奏帝曰此僧無一吉相得此貴重必有異物在
身遂檢視之乃小珠也帝大驚曰朕有四箇如意
珠前年失一箇今見此珠乃吾所失也帝問沙彌
所得之日果符合焉遂奪其珠還送後人皆賤之
見補遺
鴨江歸客袖竹筒竹筒鎖龍茫茫去琅琅訴語如告
急半夜龍神入王處河陽館外放魚歸金光寺裡陳
齋飱小黿能得鮫人淚一顆酬盡沙彌恩沙彌寶氣

入長安天子下殿探錸禪楚宮烏啼今復得皇龍貫相餘空握生莫逢唐舉眼遺恨隨人入中國龍還我國珠還唐物理還王也非惡

中國人信有呪龍之術按芝峯類說壬辰天兵出来天將觀漢江有龍欲試呪龍之術我國人禁而遂止則此貯筒之說固非誕耳驪珠之說亦或有然楊寶黃雀隋侯蛇珠亦此類當備一奇話

創海印

新羅哀莊王時廣修佛事以祈福乃於伽倻山（今陜川）創海印寺集僧徒誦呪不能修政十年爲金彥

昇所弑

前梁武後裒莊捨身從佛徒祈福伽倻明月滿西峯大雄龍堂起佛國佛國如來出功德洗心不許胄溪水何代獨無侯老革釰血濺衣金公子海印至今千餘年金碧炫煌如新而裒莊之命不啻風燭燈蛾頃刻消滅昔始皇築長城而促秦亡裒莊真佛家之始皇歟

龍遙湯

新羅憲德王彥昇十四年侍中金忠恭坐政事堂注擬請托坌集莫能低昂遂感疾而臥召醫診之曰

病在心臟須服龍齒湯可治乃杜門謝客侍郎祿
真診病忠恭曰吾非霧露之病也祿真曰然則公
之病不須砭石可一言以醫之忠恭曰何祿真曰
彼梓人之作室也材大者為柱小者為椽偃者植
者各安其宜而後大廈成矣宰相之政亦然杜貸
賄之門絕請托之路黜陟必以幽明予奪不以愛
憎則刑政穆清朝家和平雖日開公孫之閤時置
曹參之酒與故舊談樂何病之有忠恭悅謝醫朝
王曰臣聞祿真之言勝於藥石豈止龍齒湯而已
因為誦之王曰有人如此可使儲君知之宜往告

太子太子闻之八賀

相门浮溪伏枕孤桃李蹊前一客無病在心臟不在身岐伯越人空踟躕良劑自有龍處湯孫真一言令人蘇書紳告君王君王有喜儲君呼

奔競之弊自古已然張師德再及王文正之门而不舉制誥吳中親舊薦書盈篋而韓熙載舉篋焚之蓋非分者營求而有則得應得者見遺分外之人雜然羣起如使人各有定分定分之中考其才而黜陟之何競之有此有時制之如何耳

從軍行

新羅憲德王十一年唐鄆州節度使李師道叛憲宗詔遣楊州節度使趙恭徵發我國兵王命順天將軍金雄元率甲兵三萬赴戰父老作歌以送之

八月蕭関夜吹角楊州節制喧東國唐家有詔出將軍云誰之討鄆州賊家家殺鷄竈出火送子遠上遼陽郭此去鄆州幾千里烈風漠漠吹河朔江冰未合便早歸馬鞭雖長不及腹

唐以千里域外之兵攻咫尺城中之寇安足以成事 皇明末熹宗命四川蠻酋奢崇明北攻瀋陽女真未及半程苗賊大散入蜀窺楚僅僅掃平天下

之力實竊於此賊我國之人平順將事故自無淫

原之亂若是他國則必作百者寅豈不危哉

菁州鳥

憲德時菁州廳事南池中有異鳥身長五尺色黑頭如犬兒喙長二尺目如人咮受五升三日而死

初金周元退居嶺外死子憲昌以其父當立不立怨之舉熊川叛國號長安建元慶雲脅完山武珍等州以從漢山(今廣州)以下列邑皆望風而應角干金忠恭張雄等合攻熊津(錦江)克之憲昌自刎令其卒斷首及身各藏之及城陷得其身於古塚斬之

人謂異鳥之應

有鳥飛菁州翼翼如兒頭三日忽不見菁州血雨秋

菁州山南有怨人儂身未死儂含着閼川水漲眞山

邃阿爺有寃千斗牛熊川風雨起虛聲一身不得藏

一抔

周元歛迹自避無異弗父何之高而其子不能成

其美反懷怏怏卒亡其家金忠恭忘身盡忠無愧

庚信之誠而其子不能守其法卒爲篡弑以墜其

業此所謂淸變爲濁也後人曷不戒哉

嘲興德

新羅興德王諱秀宗初以大夫娶章和夫人昭聖王女卒及即位追封定穆王后思而不忘悵然不樂群臣請納繼妃王曰隻鳥有喪匹之悲況人失良耦何忍再娶遂不娶亦不親近女侍左右使令惟宦豎而已薨而無嗣以遺命合葬章和陵終有拘貞悌隆爭立之亂

一夢秦樓月滿醉陽臺雲夭桃落盡春無聊鏡裡啼鸞不忍分只聞荷守霜未聞鴦死鴦鴦死鴦不足恤但恐天家無嗣王可憐尸蟲出宮門鬪風戰血明與

陽

古語云人心如人面不同信哉斯言麗恭愍汲汲於生子而不顧失耦之羞羅興德汲汲於戀耦而不顧繼嗣之重是皆不知天命者也安天命則何汲汲之有

蘋山歎

新羅上大等金明侍中忠恭之子興德之覓奉妹壻金悌隆而立及即位金明秉權王不能自立三年明興兵作亂害王左右王避于後苑兵直入大內王知不免自縊而死謚曰僖康葬于蘇山金明自立三月有西郊之戰為金祐徵所殺以禮葬之

謚閔哀

鷄城東畔戰鼓起公子王孫執殳死興由婦家死婦家金明手裡如棊子得葬獐山一抔足西郊暴骨無人收誰言賢父無將子忠恭有魂應含羞

古人云明於所敵而暗於所昵眞僖康之謂乎均貞其叔也而地勢相逼故甘得殺叔之名而必勝之金明婦弟也而私情旣勝故甘受容護之罪而反爲所殺此所謂明暗混錯也實自取之禍耳

歆鄭年

羅沙伐州(今尚州)有鄭年張保皐同里居皆有智略

善戰不相降二人皆入唐無敵後保皐自唐還興
德王授以清海鎮大使年亦歸國失職饑寒不能
自保欲就食於保皐或曰曾不相能奈何往就死
乎年卒往從之是時興德王薨金明奉王侄悌隆
金陽奉王弟均貞相戰陽均貞皆中矢死均貞子
祐徵禮徵請援保皐討明保皐分兵與年執手泣
送曰非子莫能平亂年遂與禮徵往討明殺之西
郊遂立祐徵為王

昔與甫為仇今與甫為儔勸甫全屈危消我東南憂
新羅王子方挑戈清海大使賦無衣張許全全許張

意氣驅人死不遠手提金甲着將軍楊山草木皆兵
威西郊一戰血洗前新王立後功何歸
金明之罪國人皆可殺而禮徵殺之非但父讐之
能報並慘隆之讐而報之可謂快男子

夢利弘

新羅神武王徵金祐立封清海大使張保皐為感義
軍使食実封二千户金明黨利弘懼見害棄妻子
遁山林王遣騎追捕殺之秋王寢疾夢利弘射
中其背既寤瘡發背以是月薨葬弟兄山
金明自有罪何罪金明客知機避山林山林窮搜覓

甘心血一劒已甚何相阨神已請於帝帝許生讐復狼牙白鋼榦一裝中心腹此時清海援何能出赦力長歎入君夢此蘖非天作斜陽弟兄山同是裹草宿

昔彭生之魂豕立而齊襄隕戚姬之鬼狗樴而呂后病竇嬰之神奮笞而田蚡亡盖寃氣壹鬱則足以興妖作孽以泄其憤亦不可全歸荒誕之科也

劒醉郎

初神武王借兵於張保皐(一名弓福)時約娶其女至是王欲納其女為妃羣臣諫曰夫婦大倫也夏以塗山興殷以藝氏昌周以褒姒滅晉以驪姬亂國之

存亡係焉可不慎歟今保皐海島人恐反側難常王從之只封保皐食邑千户保皐據鎮叛王將討之恐或不克武州人閻長素以膂力聞来告曰王若聽臣計不煩一卒當斬保皐以獻王從之閻長佯叛投清海保皐愛其勇引爲上客相歡無疑同飲極歡及醉奪保皐劒刺之

舅呼保皐皐呼甥老舅只爲甥出兵龍飛上天忘舊淵返國終無季限迎島人不詐王先詐千户封邑寒初盟白頭吳宮有叛氣君王玉枕戛惇惇武州蒸魚隱匕首青史難免刺客名信是古語恩生害借兵何

功只禍蒯君不見利弘有魂能射背保皐究靈應謝卿

神武之聽誾長眞同傳介子斬樓蘭王可謂兵家奇事而君子多非之我朝　中宗時野人侵甲山南兵使密啓將襲斬之靜菴趙公以副提學入對曰此事正類盜賊狙譎之謀非王者禦戎之道以堂堂大朝之威豈行盜賊之事乎遂止執此推之當有可論

寧花曲

新羅憲安王誼靖無嗣會宴臨海殿王族膺廉年十

五與宴王欲覩其志问曰郎爲國仙優遊四方見何異事郎曰臣見有美行者三人與之交一勲阀子弟而下於人一富家子弟而不侈服一勢足榮而不自榮王賢之遂堕淚而言曰朕有二女汝自擇爲膺廉稽首而退其友範教諭膺廉娶長公主三朔王薨膺廉奉遺詔嗣位陞長公主爲寧花夫人又納其弟爲次妃範教就言曰吾所陳三美今皆具矣娶長故登大位一也昔之所羡二公主今並已得之二也娶兄故王與夫人皆喜之三也王德其言爵以大德

臨海殿裡春酒濃氷髮君王怨無子國仙花冠美要妙春風顔面珠旒喜玉符傳與意中人帝堯觀刑降嬀汭豈必範教知三美父母謂兒興家計春来鵲橋御天孫猴山鶴駕登仙際瑶宮洮頮隱玉几女郎捧書潛潛淨官名大德報大德興輪寺僧先施惠膺廉以眇少之兒得三人為友可謂有哲有恵而但違常情而娶長女拘拘於利害得失無異於龍蛇之年利豈有歎哉

竹林唱

新羅景文王膺廉耳忽長如驢耳王后及宮人皆未

知惟幞頭匠一人知之然不向人說其人將死入道林寺竹林中向竹唱云吾君耳如驢耳其後風吹則竹聲亦如此王惡之乃伐竹而植山茱萸風吹則但有聲云吾君耳長又王寢時衆蛇來集皆人驚怖王曰朕無蛇則不得睡每寢時吐舌滿胸○出補遺

幞頭掩驢耳長幞頭匠獨知王生不言死不亡竹林中聲蒼茫只恨春風入君房枉教伐竹道林塲長衛耳亦何妨聽蛇滿床驚嬪嬙茱萸花裡䰟洋洋應笑年年開法場

東坡詩云座中言語慎柔龜言不可不慎也彼謂

竹無聞而倡說之竹能作聲代竹而種茱萸則茱
萸又作聲以是觀之天地間浩浩不盡者氣也幞
匠之氣傳之於竹竹之氣傳之於茱萸於是乎知
薪窮火傳之理已此言似誕而以桑龜事證之固
有其理

處容歌

新羅憲康王嘗遊鶴城今山蔚晝玩汀邊忽雲霧曀
晦迷失所歸左右曰此東海龍所變也宜行勝事
以解之乃命有司為龍創佛寺令出雲開霧散名
以開雲浦龍遂喜率七子現於駕前獻舞奏樂留

其一子使輔王王名之曰處容王以美女妻之留
於宮又賜級干爵王還乃卜靈鷲山東麓立望海
寺以祈龍神又幸鮑石亭山神現舞於前是謂祥
審舞霜髥舞又幸金剛嶺有北岳神呈舞是曰玉
刀鈐舞地神出舞號地伯舞唱歌有地理多都都
波等曲乃人民多逃都邑將破之兆而國人不悟
謂是現瑞淫樂愈甚以至於亡

鶴城雲生東海東汀洲佛宇新玲瓏開雲浦雲飛空
龍宮寶珠落玉宮花月半姿醉神翁瘦神偷花翁不
怒盡翁門前神退步靈鷲山東望海寺地伯來献霜

髯舞多逃破都將破國破人逃王不悟却恨時無王
令言謾把襄音傳樂府
新羅神龍之說多是荒唐而平子來舞者尤似虛
誕盖國俗所好則能粧奇飾異或是妖民輩自稱
龍神疫神以惑世誣民歟今掌樂院有處容舞狀
頌奇怪人想像此亦佛家之欺世也歟

海雲曲

新羅崔致遠字海雲沙梁部人好學美容年十二
隨海舶入唐十八登第爲御史供奉遊高駢幕下
憲康王九年奉詔還王留之仕兵部侍郎致遠以

時世衰季不得展布請為太山郡真聖女王時為

富城郡進時務十餘条王嘉納之以為阿飡致遠

自傷世亂不見容遂放浪山水與兄浮屠賢俊及

定玄師結為道友到處營臺榭植松竹枕藉書冊

嘯咏風月如陜川清凉寺智理山雙溪寺合浦月

詠臺皆當遊玩後挈其家隱伽倻山

青海仙郎仙不遠八荒周流八龍蜿西山列峀列如

年飄然烟衣遊不返洞庭落日鳴琵琶遊人萬里思

鄉谷自傷世亂婦故國故國茫茫夕陽色太山富城

空悽悽時乎誰識治平策山水友伽倻山風月友清

涼間松竹友月詠臺書籍友雙溪灣歸來但作黃葉

識文廟侯爵還為濫

按高麗顯宗朝以孤雲書中有鷄林黃葉鵠嶺青

松之語為有密贊之功拜為文昌侯配食文廟

應先輩多疑之其道學淳庬果與薛弘儒公數如

何世久無傳可歎

巨仁怨

新羅真聖女主 憲康王妹 素與角干魏弘通及即位

弘入内用事俄而弘死遂潛引美少年數群私淫

之授以爵由是倖倖肆志貨賄公行有人譏謗時

政榜於國门或訴之曰此必文人不得志而然大
野隱者巨仁所為命下獄將刑巨仁怨書獄壁詩其
曰于公痛哭三年旱鄒衍含悲五月霜今我幽愁還似古皇天無語但蒼蒼其夕忽雷
震獄门女主懼赦之

牝雞鳴風雨凄孤綏綏春魂迷午门懸書誹謗多譏
夫附耳珠簾低巨仁文章不得志大野蔵身為禍梯
天蒼蒼鬼眼昭獄门題詩雷震门豈能盡因誹謗人
元宗叛檄皆凶言

語穽之誤人多矣楊惲豆箕之詩以怨國而見誅
東坡榷塩之詠以譏政而被竄以此觀之祖伊之

告付有日乃罪多參而付之笞甚順輾後世可謂寬矣況此讖謗乃無根者而以認為真何以服人心

買夢裙

编年通錄新羅末聖骨將軍虎景生康忠居摩訶岬康忠子寶育為居士搆木庵而居有術士曰此地必有唐天子來作壻耳後生二女長曰　義季曰辰義美而多智年及笄其姊夢登五冠山旋流溢天下覺而言之辰義曰願以吾綾裙買之姊許之辰義使其姊更説夢攬而懷之者三心頗自負唐肅宗以天寶十二載春涉海至松嶽郡寄宿寶

取擲襁兒投樓下乳婢竊捧之手觸眇一目抱逃
潛養之年十餘祝髮爲僧號善宗不拘檢僧律人
多苦之三十一見國亂遂乘亂聚衆投北原今原州
賊梁吉時眞聖女主五年辛亥吉分兵與之東畧地衆六百
人初未起兵時有烏啣牙籤落於鉢中見之乃王
字心喜自負至是據松嶽郡國號摩震紀元武泰
後入鐵圓改國號泰封改元水德
虹垂垂屋上飛蔚花蕟沙邊磯五月五日子妨父父
已殞子何依生有齒齒噬國王欲殺殺不得目已眇
髮已落不從王只從賊烏飛飛落牙籤鉢中王非眞

的嗚呼鉢中王非真的但爲真王敺叢雀

假王之生亦有其兆昔唐盧龍塞過有道士望西

南有異氣使人往覘之胡女生兒道士將兒来觀

之曰此假皇帝也若十年後生則其必真乎其兒

即安祿山明皇賜宴祿山大醉而卧有黑氣繞睡

帝使人視之乃猪也帝曰此是猪龍也欲化而未

能化其無憂乎以此推之落鉢之書亦是有些天

命蓋革世之際羣雄必生各有其兆故僭稱者亦

多焉爾

逐豚曲

唐貴人涉海抵摩訶岬寄宿寶育家私寶育女生
作帝建作帝建遊海宮娶龍女與之還龍翁給七
寶珠女曰又有楊杖及豚何不請之帝建如其言
翁曰此二物吾之至寶然君既有請不得已與之
乃歸永安城一年豚不入牢乃語之曰此地若不
可居吾將隨汝所之豚至松岳南麓而卧遂營居
爲後尊寶育爲元德大王作帝建爲懿祖王隆爲
世祖
仙李花枝浮海來摩訶古岬臨花臺花間飛蝶了春
緣花開結子春無情洞庭龍娘歸寶卽駋宮七寶皆

瓊瑰女執楊杖男執豚豚不入牢將何歸將何歸吾將隨青木山下祥雲霏後来人指元德村天乎豚乎其誰爲

昔陶侃得牛眠地而塟其母我國柳達逢父艱虎感其誠入九月山麓點頭若指示者然此豈物之能乎殆天之使耳然則豚之卜卧亦天啓其兆歟

虎乳行

正史云甄萱尚州加恩縣人本姓李父阿慈介以農起家初萱生父耕母饁于野置萱林下虎来乳

之年十五自號甄萱及壯體貌雄偉赴西南海防
爲裨將時政亂國危羣盜蜂起萱嘯聚亡命刼掠
州郡衆至五千遂襲武珍謂人曰百濟開國六百
年新羅誘唐公然滅之吾將雪憤矣自稱後百濟

紫衣郎來何處絲長長隨郎去北墻之下蒼茫所父
耕母饁兒何知兒兮墮地聲楚楚斑寅負嵎彀於菟
楚有子文非虛語虎之乳如乳虎十五作賊人無凜
遮莫說究百濟亡百濟虐人誰與

后稷初生而牛羊有字腓之異子文棄澤而虎狼
有哺乳之祥善人之生天固疏靈故宜有物象之

来助而至於萓賊則乃一種戾氣所種而物之效
異者何也葢殺運所屆往往天若有助於凶醜故
物理亦隨之不可以異徵而混視以天授也

一撫骨歎

初羅憲康王觀獵道傍見一女子姿質佳麗悅之
命載後車帷宮野合有娠而生子及長體貌魁傑
有骨嶢立故名曰嶢至是真聖女主憲康之女聞之召入
宮中以手撫其背曰孤之兄弟皆有異骨此兒背
上兩骨隆起真憲康之子也因封太子禪位是爲
孝恭王

兒兮莫问父父骨其誰辨娘兮莫思父父體今復見
骨清髓絲頎而長背上嵔礧眞龍光局勢已自娘手
失曉骨何救國祚亡女權爲重傳朴王
憲康亦嗣頗似麗恭愍而恭愍則恥其辛旽家之
往来暗地結情不令人知憲康則載之後車帷宮
相通使人明白知之此所以人言之不致囂囂也

寄書封

作帝建子王隆居松岳南一日有僧憩樹下歎曰
此地當出聖人隆聞之倒屣而出携與登松岳共
論天運遂以一封書授隆曰公明年必得貴男既

長可以統一三韓及期果生是憲康王三年丁酉正月唐僖宗乾符四年也生而龍顏日角方頤廣顙兕宇弘大名曰建年十七僧復至授以軍法陣訣即道詵也建年二十五隨弓裔起兵為鉄圓太守

卧豚山南木青青青木下何人傳云是鵠林師眼中法珠光熒熒松壇倒屐為誰迎法侶夜覡天王星天星巳届降孤精靈基吉靄來冥冥袖中道書傳未來道詵書封日寄書未來三韓王兒生見書方通靈市中神鏡亦神授天於此地開門庭當時密贊豈一人孤雲寶札留松亭

唐太宗幼時道士元丹丘盡大地山川以獻之曰
定天下者必郎君也夫天生救世之英雄則必有
異人者來助即漢之子房宋之希夷明之青田是
也麗王之道詵亦天之所授也但根出於左道不
能正大故立國規模未免佛道之亡國也

勸殺衆

弓裔凶虐日甚猜疑甚多日殺將士左右皆自危
其妻姜氏正色苦諫弓裔大怒烈火燒鉄杵燔其
陰殺之並其二子撲殺嘗呼王建盛色怒嗔曰汝
何叛我建佯曰王言是矣吾果叛矣弓裔笑而不

问將軍洪儒裵弘慶卜智謙等夜詣王建第密勸
推戴建拒之甚堅夫人柳氏在帳中聞之提甲領
以被之勸送曰衆心所歸大丈夫何趑趄若是諸
將遂扶擁而出令人呼曰王公已舉義旗矣國人
讙號爭集鼓譟以從者萬餘人弓裔聞之大驚曰
王公已起吾事已矣出北门亡去為峯壤今平康縣民
所殺建遂即位國號高麗建元天授

泰封日月如曉燈燈已滅風之吹廣庭血流銅柱熱
北人齊唱哀日詩妻鉄杵子鉄棒衆心歸歸王氏何
不信不叛人叛是宲裵洪子陽慢椒花引飛蜂手提

玉鱗跳潛龍龍在天雲之從居然驚走于商王其身不亡必先亡

武王除討而八百諸侯不期而來應藝祖乘運一營將士因醉而加袍蓋王者應順之際天心人事不期同而自同若赤眉之戴盆子黃巾之戴張角涇原之戴朱泚白蓮之戴山童皆未知天時而自簡富貴者也不可與論於應順耳宋祖初起諸將佐皆勸進帝趦趄不諾長姊 夫人持麵杖擊之曰大丈夫臨事何必懷疑今麗祖舉事沕然同欵豈其天授真王羽翼開業者無古今之異歟

鮑石宴

初甄萱以其侄真虎質於高麗請和羅景哀王(朴魏膺景明弟在位四年)告于高麗曰甄賊反覆多詐不可和也麗王然之俄而真虎病死甄疑高麗詐殺之四月怒舉兵伐熊津不克麗王遂親征萱羅王遣兵助之萱怨羅助兵九月侵高鬱府羅王請救於麗王麗遣救兵一萬未及至萱兵猝入王京王方遊鮑石亭與妃嬪貴戚日事淫樂不知賊兵猝至四處縱兵大掠公私財物剽奪並盡賊退國人立金傅為王

半月城邊塵漠漠鮑石亭前花灼灼花開急雨吹落
落馬蹄下花如簀貫麗兵强獨何助未殺賊賊先殺生
莫逢完山見夫失婦婦失室

昔齊景公涕出女吳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
物也景衰王既無自强之術則親隣可也反助遼
遠之高麗構釁切近之甄萱可謂揮戈攬虎睡也
鮑石花月醉夢如烟敵兵臨境烽燧不警以致覆
墜之禍則不知门外韓擒虎者非此之謂乎

返名馬

百濟王甄萱怒眞虎之死遂殺高麗所送質弟王

信(太祖從弟)擧兵謀伐麗初萱獻絶影島驄馬一疋於
麗王後聞讖謠云絶影馬至高麗百濟亡萱悔使
人請還其馬麗王送而還之
絶影馬馬何來人之送天之與絶影馬馬何去爾所
欲我而許興亡在德不在馬巷謠街讖何能爲死貿
生貿交作害何恃完山反覆見賛皇受羊君不聞其
兆已敗還何益不知家中有神釰柱思塞馬還亦福
賛皇公李德裕之貶珠崖也未及行問道士倪
曰吾行當返乎道士曰然公曰何謂當返道士曰
公禀祿于天一生食三萬羊今食二萬五千餘五

千還當食坐語間靈武節度使送年三千頭牽来公愀然不楽欲還之道士曰公之命數已盡天已送之卻之無益遂受之竟死嶺外夫無心者天也有心者人也萱之送馬乃無心之事索還乃有心之事豈可以區區私心奪天造化乎

倚巖曲

羅王傳金請麗王同會麗王以五千騎往會羅王宴于臨海殿酒酣王泫然流涕曰小國遭甄賊禍亂不能自立願歸命大國麗王慰留之明年王與羣臣議降于高麗王子承廉諫曰國之存亡自有天

俞當與忠臣義士叔合心力盡而後已豈可以一千年社稷輕與人乎王曰孤危若此旣不能强又不能弱至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吾不忍也使金封休賫書往降承薦遂痛哭辭王祝髮爲僧名梵空往皆骨山倚巖以爲屋麻衣草食每向南哭泣以終其身後住海印寺

漢北地羅梵空死宗廟生皆骨生死本同心此心亘如長空日臨海殿中春酒綠降卓轆轤朝松岳落日魂消萬山峯草食不滅西山薇何處柳花宮夜夜魂應歸

昔少康以一旅之衆一成之由能復禹之績衛文
以大帛之冠大布之衣能興衛之亡敬順王以一
千年社稷付之高麗不思收拾殘燼恢復舊業者
殆近乎庸暗矣錢王表忠觀碑曰河東劉氏百戰
不屈築骸成城積屍如山而滅亡無餘錢氏三世
以五十州之地不勞血刃來獻天子子孫世榮朝
廷禮待敬順來降亦似錢氏言則然矣而聿宗不
同錢王即閏位也大宋統一之後錢王不過漢朝
之尉佗固可降也敬順即正統也如漢獻唐昭之
萎弱不振者一能奮發則自可恢復承廉之諫不

亦宜乎

可憐謠

百濟王甄萱有子十餘人以第四子金剛多智欲立太子其兄神劒良劒龍劒等憂之伊飡(官名)能奐與神劒幽萱於佛寺殺金剛遂自為王移萱金山寺以將軍巴達守之時有童謠曰可憐完山兒失父涕泗連萱乃釀酒而醉守卒與小元吳琰等出奔錦城麗王以海船迎之既至厚待之號為尚父

可憐完山賊失兒將何托可憐完山兒失父將何依

金山佛宇如基城羅州海船招紅祈醉卒鴝鵒決帳

出出小元將軍心獨知歸來無面對金相何忍同朝

說說興襄

甄萱置儲事頗似趙主父袁本初舍長立幼反致自中之亂紹則寢屍未冷戈戟相尋於堂室之間武靈則心計未行雀鷇徒探於園囿之中俱為千古之笑甄萱能用謀脫囚投身於敵國難免廟梁之禍屈首偷生其辱相去幾何

鹿報恩

羅末西原(今清州)民徐神逸郊居有鹿帶箭走投神逸拔其箭而匿之俄而獵者來索甚急徐牢拒之

乃逐遂傳藥鹿瘡放送之夜夢神人來謝曰鹿吾子也賴君不死當令君子孫世世為卿相神選年八十生弼弼生熙熙當麗成宗時契丹蕭遜寧侵西鄙熙遣兵克之遂入遜寧營結和而還後熙位至太保子訥孫恭相繼為相

青城老鶴帶箭歸雲孫解憐傷弓歎拔鏃傳藥非望報自是仁心人自有楊家黃雀啣黃花隋園老蛇呈珠玖神人愛子子亦愛子佑於吾吾亦佑自是神夢天所授為報世人陰德守

孔子曰関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

別也鹿鳴興于獸而君子美之取其朋儔之聚食
也若以鳥獸之名而嫌之豈可以盡人道哉犬馬
不忘帷蓋之恩人而忘其主者曾犬馬之不若也
禽鳥不失伉儷而人而失伉儷者曾禽獸之不若
也豈可謂禽獸之無知哉

跪康兆

麗穆宗（誦景宗佃子）疾大漸無嗣召大良君詢於神穴
寺將立之使西北面巡檢使康兆入衛兆領兵入
城逼王出寺弒之立詢為王（顯宗）乃契丹主自將四
十萬兵討兆弒王之罪渡鴨綠江至通州兆以劒

車排陣屢破丹兵遂有輕敵之心彈棊爲戲丹兵
破三水砦北聞報驚走見稷宗躡後大叱曰汝奴
天已誅之其可逃耶北眈發屋長跪曰死罪死罪言

未說丹兵追至斬之

太清宮中玉几憑神穴寺前新昇西北元戎忽作
賊遼西義旂風雷騰三水砦前彈棊客風馬空中晃
誅促奴有死罪奴自知天之不容神必殛君不見紺
岳山神能退敵如何退敵不誅賊長端紺岳山神現旌旗兵馬丹兵懼而退

乃罪多參在上則天神鑑臨人鬼並殛之豈必稷

宗之神能乎哉羅人心中自有得羅處故發於其
心現於其眼者然耳所可惜者顯宗德其立己不
問弑君之罪坐致契丹之師討羅有名何言以答
契丹哉

綵棚宴

麗顯宗詢庚戌契丹大擧入寇西京留守姜邯贊
帥兵屯寧州伏兵山谷以大繩繫牛皮塞大川以
待賊至決水灌之大捷契丹將蕭遜寧引兵趍京
城邯贊迎擊於慈州敗之又遇于龜州乘風雨邀
擊大破之遼兵僵屍蔽野棄仗而走邯贊凱還顯

宗親迎於迎波驛結綵棚以宴之以金花八枝雜
揷耶贇首以慰之

西京上將纔戮遼海狂塵日漢漢始興將軍起黥
兵文曲明星滿地燭大川繩慈山石龜州風雨神兵
擊清海鎮前凱歌還迎波驛下山棚起君王手花元
戎首勞軍酒闌千軍喜信知得人能任人舉國能免
左袵耻

知人爲難用人尤難用人雖難信人尤難顯宗能
信耶贇故能成其功可謂有善將之度歟

麗文宗（徽頭宗第三子）有子（僧名釋煦）出家受戒文宗末年以僧統入宋求法率门徒二人潛通宋商而去宋帝引見待以客禮煦請至吳中詩寺遍觀之宣宗運（宗子）時表請于宋還之遂許東還明年王鑄十三層黃金塔於會慶殿（初太祖召大臣朴述熙授訓要十條其一曰國家大業資佛而成故創五寺院六曰燃燈事佛八日八關會以事天世世守之）

東方王子大法師迢迢海舶遊西涯天子宮中虛半席詔許江南踏風月芙蓉殿上聽梵唄層塔黃金空色出東王西帝俱佛奴不求賢儒事聖佛君不見太祖訓要誤後王燃燈八關災眚滅

按東坡集元祐二年高麗僧義天航海至明州帝下詔義川棄王位出家遍歷叢林宜厚接使楊傑館伴所至諸刹皆迎餞如王臣禮獨金山僧了元牀坐受其大展朝廷謂之知大體坡詩曰三韓王子西求法鑿齒彌天兩勍敵其名與東史不同似必此時事也

招國髦

麗宣宗納元信宮主生煦宣宗薨獻宗昱立宮主之兄李資義謀立煦雞林公熙知其謀諭大將軍王國髦入衛國髦令壯士斬資義及其黨平之

種玉藍田玉生子商人賣玉還爲宍內房肺腑挾驕甥廢立陰謀日夕催鷄林公子朝天客夜剖金麟出將基臺基臺上元戎密受誡帷中劒客磨鋒来一得兵權終得國先王少弟何人猜

資議叛謀徒害於煦無異濟王之潘壬若無資議之謀也則獻宗薨後宗統之傳非煦而誰肅宗可謂漁人之坐受也資議可謂促食而噎咽也耳

刱南京

初道詵云高麗有三京松嶽爲中京平壤爲西京木覓爲南京開國之後百六十年可作新京都木

覔壤文宗朝欲立宮闕肅宗（熙）立衛尉金謂磾上
書請遷都南京王使崔思諏尋相南京奏三角山
面嶽之南（今白岳山）山形水勢符合古文請剏基於中
心（壬坐丙向辰巽水口）遂從之
松岑旺氣百六衰白嶽山南定新基鳩林老師慧眼
通左蘊之説能破疑衛尉一言作定案夕陽揆度煩
崔師丹書翠壁在何處水勢山形云是奇誰識千年
仙李基枉勞心神勤築埤
先是道詵有云左蘊白嶽山右蘊白馬山北蘊箕
達山等三所創建宮闕之語載在國史禑之初年

召洪仲宣權仲和等曰地氣有衰旺松京已久宜擇地徙都其考道詵書以聞摠郎閔中理上言北蘇箕達者即炭溪也可以遷都於是遣仲和相地還報曰得北蘇宮闕舊基百八十間朝議皆云炭溪僻在山谷漕泊不通難可為都遂寢之乃設左蘇造成都監以治宮城或者肅宗開都南京中間廢棄至于禑而重修之歟

牧丹詠

叡宗（俣肅宗子）好逸遊更設八關會於毬庭使倡優歌舞仗內又御紗樓製牧丹詩命儒臣應製賜錦

段以賞之又幸西京（今平壤）泛舟大同江（今浿水）與扈駕諸臣唱和知制誥崔瀹上書曰帝王當好經術討論經史諮諏政理豈與輕薄詞臣吟風咏月以喪天衷耶王優納之有讒者曰此必害臣等之近侍也瀹短於詩賦故有此言王黜爲春州府使自是不敢言王嘗御紗樓召諸文臣刻燭賦牧丹時康日用以詩名燭將盡纔得一聯曰頭白醉翁看殿後眼明儒老倚欄邊乃袖其藁伏御溝邊王命小宦取見之歎賞曰古所謂白首花鈿滿面不如西施一枝簪花此之謂也王以尹瓘與延寵爲將

軍擊女真奪九城又立國學置養賢庫選名儒以
教諸生
八関紗燈瑣星開宮車夜從毬庭回紗樓南畔列儒
臣紅欄畫橋繁花催崔知諧諫何心康學士方苦吟
西施一花尤生色金鑾燭影春沉沉大同江中足風
月君臣但醉江山色歸來夢醒峯城縣淚濕龍衫憶
廋翼
睿宗御家則納宣宗女為妃又納李資謙女為妃
淫戲無度論政則專尚詞華日與輕薄詞人爭能
鬪巧疏斥忠規可謂病國之末主而猶能十七年

之間西得於州之隣北拓女真之城四境寧謐者何也能任賢勿貳也

先春碑

睿宗時北邊女真來侵王以尹瓘爲元帥吳延寵爲副東至長春驛襲擊大破殺酋長戮人破三十餘村斬千餘級分遣諸將畫定地界東至火串嶺北至弓漢嶺西至蒙羅骨築城四處又城咸州及公嶮鎮遂立碑於光春嶺以表疆界築宜州通泰平戎三鎮爲北界九城徙南界民以實之俄而女真裹思弗等來朝請還舊地遂許之初副將全漢

忠以為不可築城至是平章崔弘嗣極論瓘喪師
之罪削瓘爵後追封鈴平伯

彌蓋馬白築不咸(今白頭山)築九城麾百巖先春嶺北海
底南望北斗何迢遞將軍釼斫石石破碑千世全摠
兵議不協崔平章謗盈箧公然費力公嶮鎮歛手還
他舊城堞古漢嶺西少人到南民北去無回道誰哉
更見鈴平碑空見復登定疆堡

尹文肅石棵雲棧崎嶇北伐拓盡數千里之地(距今慶源三百里)竪碑輝武功則大矣而卒聽謗毁斥而不
用終為敵誘還與九城可謂浪費兵力授賊以刃

也若使文肅回其得勝之勢按而有之以襲朝廷之風化則可享至今之利而失此機會終爲彼土惜於清康熙壬辰彼送穆克登于北道定兩國境界我 國送宰臣朴逕同爲立標克登至白頭山南半脊定界樹標我 國人不爭而歸於是失其八舊有之土文肅能拓未拓之土而後人坐失既拓之土良可慨也

迎佛骨

睿宗十五年迎佛骨於禁中又幸安和寺薦酌順德王后影堂流涕被面后李資謙女也聰慧有寵

及甍王悲慟親送瘞於神鳳門外須幸魂堂哀慟
言官諫不聽又置酒資讌山齋以讌之曰賜功臣
歸
東國獨無韓吏部大内親迎佛骨朽一念枉走安和
寺菩薩慈悲果何補君王掩面千官泣神鳳門前靈
雨灑公然寵錫功臣歸懇恐羣臣有私話
睿宗黷武拓邊如唐憲宗之削平藩鎮廣進内寵
如唐憲宗之不立元后又為迎佛骨於大内正是
元和天子焚香親迎之心法而我 國獨無佛骨
表一封良可慨然

清平詞

李資謙以其女爲王妃權勢日盛其弟資玄擢之
歛跡隱居于春州清平山睿宗累召不起因落髮
修戒自稱處士友人郭輿以按察使來訪不見乃
以羽服角巾屛騶直入處士同宿唱和其後終於
山臨終戒荼毗至今清平寺有舍利塔

漢王梁麗資謙门赫赫勢炎炎紅陽村下白雲起雪
海冰山道眼覷生不顧乘浦車輪死亦何及城门火
托身如来佛亦受麻衣草食琳宮坐故人角巾来何
晩清風颯颯詩相和九松庭逕野鶴巢時時掛巾巾

影拕留與神珠作寶塔較却其光孰多寡
李處士超然於熱焰之中颯然清風能使百世立
懦廉頑求之大國亦難得矣況我東乎余嘗過春
州清平山見舍利塔石中朽骨亦令人起歎

解夢慶

麗仁宗 睿宗子順德王后所生 即位侍中李資謙納二女為
王妃是日大風雨資謙釋褒受群臣賀錄事安甫
鱗智延祿等謀誅資謙及拓俊京不克而死於是
資謙舉兵燒宮禁遷王西院王請禪位平章李壽
大言曰李公豈敢甚乎資謙計遂沮遂進毒餅中

以進王李妃密白王及授餅于烏烏斃又送毒藥
妃捧椀覆之王知其謀害遂命崔思全往諭拓俊
京制之俊京與兵部尚書金向平將校入宮奉王
出御軍器監捕資謙及友黨並流之遂廢李妃納
任元凱女為妃妃初生之夕其舅李璹夢黃大旗
竪於其庭旗尾飄縈於宣慶宮鴟尾及笄中郎金
之孝聘之將入門妃暴疾以塞翼日占者占病曰
勿憂此病貴不可言必為國母資謙聞而惡之貶
元凱為開城太守歲餘縣倅夢太守廳棟折生竇
黃龍從竇出詰朝告其慶至是王將納妃夢得荏

子五升黃葵三升覺而詣俊京俊京解曰荏者任
也納任為妃之兆也五者誕五子之徵也黃者皇
也葵者揆也皇王執揆度之祥也三者五子之中
三子御極之象也後果驗

壽清宮中日風雨西院夜火通宵明烏餅藥盌呈凶
㨶拓即紀謠躁王城誰家大㛍繞雉尾金郎入門無
親迎權臣妬人不妬天清河岸崩壓還生黃龍出竇
沙麓崩宮車百兩迎閒啾天上黃葵夢中落三龍御
天奇徵歟

贊謙我東之曹操也納二女為王后蔑君父罔天

有疾從資譲妻子於仁州追復拓俊京官從丞言也

拓將軍逞凶鋒鄭正言言有宗一時功萬世罪罪有刑功無功豈隨島如木綿菴人兮恨無監押忠赤芾再生九原邑忠言不從丞言從

倣西涯樂府木綿菴而作仁宗之放俊京一如齊公之放盧蒲嫳功不得贖其罪也宋之逐賈似道也監押鄭虎臣私自殺之曰吾為天下除惡麗之監押恨無快男子如虎臣者也

謝應誠

麗仁宗時金兵入汴虜宋二帝囚于五國城南宋遣刑部尚書楊應誠享幣由海道通信于麗請假道以水路迎還二帝主荅書曰今女真之盛小國亦畏怯稱臣若許假道則金人始知海道之爲捷必假道於我以通聘上國爲言則何以拒之乎且知海道之便則上國兩浙淮南之地必苦兵矣應誠往復不已又荅曰小國習知金人情僞今使臣由此而往五國則金亦假道而往上國北苦陸戰南苦水戰腹背受敵矣應誠怒不受謝書而去

江南笳鼓凝皇情白雲何處雲頭城皇華春色暗地

来指點東溟引歸程桓山飛鳥豈不憐北林攄虎多
哮聲馮亭移禍恐坐受宋禍為重高義輕君家自有
岳將軍何不一送迎鑾行

按朱子大全高麗王以疾請醫于南宋宋擇醫送
之麗王留置舍館厚饋之三月終無診病一夕王
召醫密語曰爾國以金人為何如人而輕信和親
乎金人貪惡無厭爾國必為其欺今茲來和者只
以二帝為釣餌以盡取宋地畢竟滅宋而止其可
甘信和說乎我國則習知其詐已有防禦之道故
彼不得生意爾歸告皇帝以非久金必渝盟必盡

豫防之道因厚資送之蓋吾麗王非不欲助宋而力不足也宋若使韓世忠劉錡輩沿東海入我北道暗取二帝而去我國亦豈漏洩也惜乎南宋廷議多歧危而不出此也朱熹所言東國史之所闕也應誠往來宋史之所闕也故具以錄之

大花勢

仁宗時僧妙淸言西京林原驛是陰陽家所謂大花勢若立宮闕則可並天下乃作新宮名曰乾龍殿或勸王稱帝建元王不聽而已移御大花宮暴風揚塵大星墜地又雷震其殿明年妙淸叛王命

命金富軾討之

大花勢林原驛陰陽之說誠無稽蓋林妖氣解誤人
木宿動色秋天逢蒼黃法駕塵外驅天若有知天亦
怒乾龍半空霹靂碎天意定使妖僧懼貪僧一念自
貪禍六月官軍浿水渡

道詵稱東國山川以白頭爲首遠迤東行是爲水
根而木幹枝葉散于西結花作子妙清所謂大花
者宗襲玉龍之言故仁宗之惑如此耳然陽陰家
又稱我國山勢如頭戴篾笠向西跪坐之狀終是
服事大國云則其云稱帝者亦是妄術士也似此

妖人何必假借而授之權乎

署鄭誠

麗毅宗（睍仁宗太子任妃生）窮極奢麗委任小人遊幸寺院宴酣侍臣宦者鄭誠以崇班着犀帶居上座代言王軾指臺端曰臺官者是無目者也何不彈彼御史雜端李綽升令臺吏李份奪取其帶誠白王王不悦罷宴解御帶給之俄而以誠爲閤门祗候諸諫官不署其告身王召諫議李公升背署之自是權傾一世侵漁百姓宦寺之亂法於此爲極俄而遷其母任后於普濟寺流弟暻於天安府

太平院中列瑣瑣紅鞓老狗當高座栢堂公論森似
刃老吏戟手摧瑲撻君王玉帶爲誰解寶誥天門須
刻下可憐骫骳李諫議不惜公咒從王言刑人何辱
親何薄普濟寺中凋青萱

毅宗承二代奢靡之餘狎暱宵小偏愛詞華足以
召鄭仲夫之亂而況罪犯不孝其爲義畋之獄無
辭可免

臺池樂

毅宗御西樓觀擊毬築假山花壽昌宮又毀民家
五十餘區作太平亭亭南鑿池作觀瀾亭其北構

養貽亭青鵞尾蓋之南搆養和亭以樓蓋之又築玉石二壇
為仙山飛泉太史監劉元度奏白州今白兔山皆中興
基命海西丁夫作新闕王臨幸受賀代言金敦中重修觀瀾亭
替莪邑民扁植松杉於寺北築壇為御屋設宴於西臺王與宰臣侍從酣飲盡歡宰貴敦中又
使鄭誠祝釐於奉靈寺大饗宴王自吹笙回同知
音人左右以李鴻升對之召以吹之大悅回留宮
中又搆衆美亭於清靈齋之南野水成池岸上作茅亭鳧雁蘆葦宛如江湖之上又作龍澗寺石
壁臨水削立曰虎岩亭奇花異木列植四面築堤為湖每泛舟南池滿載妓樂交呈百戲令小僮童
女棹歌漁唱互答於遠浦泓流往來侵夜不還又起萬春亭靈德亭壽樂堂鮮碧齋玉竿亭錦花橋
水德門風亭水榭連絡山溪近習朴懷俊華專事媚悅病民耗財日甚諸亭之作也

有一卒貧未自食衆卒分而餉之一日其妻來餉卒曰何以辨此私人而得之乎竊人而得之乎妻泣曰妾貌醜誰與私妾性拙安能竊但截髮而買食耳因示其髮卒嗚咽不能食聞者悲之王與文人詩僧共為酣飲無虛日扈從將士竊憤曰文官得意武臣皆飢何可忍乎於是鄭仲夫李義方之徒密搆凶謀

西樓打毬回飛泉村家半入新亭莚白州消息播民首花石洞觀瀾川西臺春酒下北壇衆宰拍手金仙呼醉中吹笙也勝事此曲只應人間無知音幸有李

鴻升一拍二拍頻敷揄南池北渚花漠漠棹歌漁唱聲聲和獨不念西墻之下截髮女呑聲暗訴新郎餓文官餒死武臣饒白馬之禍誰怨過

臨春結綺叔寶所以喪陳迷樓行宮楊廣所以滅隋花石艮嶽道君所以失宋而毅宗兼有之可謂亡國之君只滅其身者何也蓋偏邦而無外患也若是外寇之窺闖則便是義慈之失百濟豈但鄭仲夫李義旼之亂而已哉東坡詩云當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者此之謂乎

降金龜

毅宗時献瑞者衆狼星見于南極天狼星在宿下其色甚大輝南極老人星二十度西海道按察使朴純嘏以老人星見献賀王親醮星結綵棚受百官賀製樂章命工歌之有三莖蓬生於延福亭羣臣以瑞草生庭賀之水州今水原府民耕田得金一鋌狀如龜知州吳錄之取以献左右曰天降金龜聖德之應羣臣皆賀明宗時諫議金莘尹奏錮錄之子孫

狼星為瑞星惡蓬為祥莖水州金龜生龜亦知世情百工何笑歌百官何賀聲不如豊年為上瑞指點虛無說分明可笑吳知郡只為眼前求福計不思他日

金華尹

漢武好祥瑞而五時獲獜渥洼得馬宋真 好天書 而寇萊公進天書王文正亦獻賀後世笑之蓋上之所好下必媚爲人不以爲怪而彼華尹則禁錮納媚之子孫法亦嚴矣

朝廷沉

毅宗專用文臣金敦中 富軾子 李鴻升輩日事遊詠侮蔑武班王幸普賢院武臣鄭仲夫李義方義旼等隨至乃於中路大殺扈從文官又遣宦寺大殺留都諸文臣時人以普賢院爲朝廷沉俄而放王

于巨濟為義昄所殺

普賢院下生黃河清流文臣入濁波鞦韆韉䩇爭奮
戈搖搖翠華如跳梭朝廷沉巨濟沉朝廷巨濟誰深
淺古來弛張一失宜畢竟皆致玄黃戰

唐末文臣以詞華侮世柳燦含怨訴于朱温盡收
文士于白馬驛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宜置濁河
不久昭宗被弑今鄭李凶逆一般朱温而猶不至
亡國者蓋唐有藩鎮之外閫而東國偏邦自無外
閫之患耳

麗明宗晧毅宗弟鄭仲夫迎立爲王自爲功臣俄而宮
闕失火仲夫恐有變亂閉城門不納救火人殿宇
燒盡王出居山呼亭痛哭不已便廳奉諸景靈殿
於太廟五室眞容以出初仁宗患李資謙專權欲
急除之問於侍中金仁存仁存曰上生長外家恩
不可絕不必輕動王不聽及武班乘間作亂王悔
曰恨不用金仁存之言耳
玉清宮殿夜來紅山呼亭畔君王哭闕宮眞容落草
中城門晝閉人無跡眼中庭臣皆拔扈屹于山雀空
煩寃外家非禍別人禍秋風回憶金仁存

毅宗荒淫被弑明宗徒思立己之功不問弑逆之罪自是以後紀綱日紊西京而有趙位寵之亂内庭而有崔忠獻之擅廢王張四君之廢立明宗薨後不立太子而立其弟晫是爲神宗神宗薨而立其子韺是爲熙宗廢熙宗而立明宗子祦是爲康宗康宗薨而立其子㬚是爲高宗五十餘年之間廢擁四君視如易碁政令不出於朝廷威權並歸於私家可謂汨董之國而猶不至滅亡者無外寇之侵軼也此時北方金元呑噬未暇逼東故得以自保耳

鳩車戲

內嬖明春死明宗失聲哭而親製悼亡詩以自慰太后寬譬之曰雖是情鍾不可使聞於重房也王自經武臣之變動輒驚懼內嬖尤寵者純珠明春相繼而亡無以遣懷遂集諸嬖人之女兒于宮中衣以斑斕載以鳩車嬉戲啼號故武臣皆誹笑之王懲毅宗不睦召其弟僧冲曦侍太后曦多淫宮女又通公主右司諫崔詵上疏斥之王怒曰汝離間我兄弟也自是無敢言者

君王哭哭凄楚龍陽之寵背黃土花樓夜月悄有思

耳冷東朝寬譬語明粧小兒亦何愛長日鳩車戲紫
篥鳩車戲不足笑父兄譬甘同處外庭却有鄭將軍
內庭任他如來翁誰憐咄咄崔司諫獨把琅玕上前
啓

世以漢靈帝宮中賣胡餠為戲指謂亡國之兆而
明宗以朝廷為兒戲之場以女寵還毋后之戒內
則冲曦之淫褻也外則仲夫之濁亂也其昏淫如
此安得享國之長久乎 此下當書買售銀章

楊水尺

初麗太祖攻甄萱以楊水尺為前鋒所向皆捷為

其有功使之任便居住其後揚水尺多〃居雲中道
毅宗時李至榮為朔州將軍以水尺等無役屬于
兩籠妓紫雲仙徵貢以饗利至榮死崔忠獻又以
紫雲為妾徵貢尤甚水尺苦之至高宗時契丹遺
種金山王子脅河朔之民自稱大遼避蒙古渡江
攻掠朔義雲燕等州乎其家屬瀰滿山野水尺迎
降為前導高宗遣將軍盧允純金就礪等禦之郎
將丁純祐入賊中奮擊斬揚水尺丹兵潰散
昔歲戰湖南今歲居雲中自去自來無王役為是先
朝有大功朔州將軍下新法紫雲仙人富錦紬妻不

淂息夫不休崔家老奸尢誅末金山旗鼓日相聞水尺千羣化爲仇生莫逢丁卽將亂離餘生㤼歛愁法出嬴民變生不虞駋山起𡨥士之從而陳涉倡變桂州興赴戍之卒而龐勛作亂其餘歷代之禍亂皆因徵脅而起楊水尺麗祖之所棄置而便居者也李崔二姦迭相侵歛作爲囊橐之物此國無法而然也國苟有法雖是權臣豈淂自歛科外之物哉

逐敷窟

麗高宗（瞰康宗子）時權臣崔忠獻死其子瑀代領中丞

三司事蒙古遣使臣鱗著古來索土物獺皮細紬細紵白綿蒼龍硾紙與之不滿意遂杖擊館人毆殺市徒將軍金希磾善諭之解怒還渡鴨綠江盜殺之於是蒙人疑之大舉兵入寇瑀脅王入江華郡穴口蒙兵散掠黃海楊廣等道南下車嶺至全州古阜之境王遣將軍金寶鼎等上表乞解兵蒙主詔王親入朝乃解兵王不肯乃連年來侵及瑀子沆秉政三年蒙兵又大至永寧公傅在蒙營貽書崔沆諭以太子安慶公淐躬來請和則退兵沆不聽蒙元帥也窟移兵陷西海道王乃還遣永安伯僖致書也窟也窟

責曰爾王親出江上迎使則兵可退王遂渡江하야
津出迎蒙使蒙使蒙古大謂王曰何惜一出迎使
無辜萬民橫罹鋒刃乃酣飲而歸王遣淐偕崔璘
入蒙營設饗請退師蒙大將軍羅大曰崔沆奉王
出陸則可罷兵曰頓兵分掠大殺二十萬六千九
百人所經之處灰燼蕭然已而沆死子竩為政遣
金守剛入蒙京乞解兵蒙主憲宗以國王不出陸為
辭守剛曰譬如獵者逐獸入窟指弓矢當窟而坐
困獸何從而出乎蒙主曰善遂解兵時蒙古導攻
南宋故許之也

鴨江使者歸不得鐵木狂風掃東國一隅泌河若對壘
獵夫持弓當窟逐只恨仁城金郎將舊聲撞戈變虎
狼崔家四世甘殺民不降不戰守一方江頭白骨積
如山一樽何救三軍亡八城出陸何相持只是人間
弱畏強若非蒙兵南伐宋東國幾為蒙家衆嗚呼古
江華猶足恃今日江華爲足重

梁山泊乃七百里沮洳之地故宋末諸盜得以盤
據而官軍難攻女真之寧古塔慶源北三百里全
是泥濘之地編柳為筏人得以往來故外寇難侵
古之江華天險可恃者城门外海堧全是泥陷之

地故舡難艤人難步近日則沮洳之坂皆為軍门
民家堰畓泥坂轉為高燥處處可以着足在在可
以維舟則何以為難攻之地乎且壬辰倭寇見我
國堞皆為失築築城之規三面據水崖絕壁一面
為门拒賊平地使於防守云江華之築亦無憑水
三面此非防守之要也

買舍銀 當在鳩車戲之下

麗熈宗時散員盧克清家貧欲賣宅資生適克清
在外未還其妻受郎中玄德秀白金二十斤賣其
舍克清還詣德秀曰此吾九斤買者加受之不廉

請還之德秀曰我亦守義而已價旣君有吾何受焉克清曰吾平生不爲不義屈豈可賤買以貴賣乎汝若不從請還吾家德秀不得已受之乃歎曰吾豈讓克清廉德耶遂以金施佛寺

盧生家無多金玄郞金無多家平生各守義義是一定無相差豪傑不待文王興虞芮讓田非堪誇歸來佛家捨施厚却恐如來亦不受

後漢時滕東公沙穆使人賣病猪於市以其隱病受過直還其半直買者曰約已成何復取爲辭之穆亦終不受處士范冉遭黨禍隱傭而貧村人尹

臺遺麥一斛母自外還見麥還尹尹托以已雜他麥不受曰槖中跕若新羅沙伐人卽觀賣綿著調買歸有奪攫綿歸卽兩人相讓不取以至置市而歸盖古之風俗淳厚專尚廉讓之習而然至於今世厚風日降奢靡成俗只是貪吝貨財人欲日蔽不知有廉恥往世廉讓之風已矣無聞嗟乎